

ziyanghuashao fu

日本最新推理小说精选

ziyanghuashao fu

日本最新推理小说精选

紫阳花少妇

135 209

135. 44
651

日本最新推理小说精选

紫阳花少妇

ziyanghuashao fu



京电力大 00170810



日本最新推理小说精选

紫 阳 花 少 妇

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 编

尤 之 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1.75 印张 插页2 263 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6,000 册

ISBN 7-219-01384-1/I·396 定价: 4.00 元

目 录

紫阳花少妇·····	小泉喜美子 (1)
深夜中的杀意·····	大谷洋太郎 (30)
通向死亡的旅行·····	西村京太郎 (59)
被隐瞒的自杀·····	夏树静子 (95)
他爱恋的女郎·····	陈舜臣 (146)
打错的电话·····	日下圭介 (168)
月见草杀人事件·····	近藤富枝 (186)
证 言·····	丽 罗 (221)
唯一的证言·····	连城三纪彦 (251)
收缴品记录·····	石泽英太郎 (278)
防卫创伤·····	佐野洋 (306)
被记录下的凶案·····	冈鸣二人 (342)

紫阳花少妇

小泉喜美子

我劝你不要去判断，也不要问事情是谁说的。那个女人有病，而且还有声望。为了其它的原因，请不要刨根问底……

永井荷风《梓木》

(1)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就在我偶然住的姨母家附近发生了一件奇妙的案件。

不，那只不过是一场世间常见的三角恋爱纠纷，并非特别奇妙和罕见。

大概是由于发生了杀人未遂和伤害案件，这一时成了报纸的素材。其实此案就是所谓的“由于痴情而犯罪”，英语中称之为“情热犯罪”吧。

在很久以前，本·赫克托与查尔斯·麦克阿瑟曾合演了一部叫《情热犯罪》的电影，那是1934年的作品。影片基于“被法律判罪的犯罪都是愚蠢的行动”这一主张，把冷静地杀了人的“痴情犯”处理成滑稽的人物。电影的导演是

理·瓦米斯，采用的是微暗的现实主义画面，但那现实主义是阴沉为基调的表现方法……

二十多年前在我身边所发生的案件可不是电影。不知道罪犯算是情热还是冲动？不，明确地说算是对犯罪的计算还是打算？不；再明确地说是否算是一种勇气？或者那只是单纯的中年男女那种无聊游戏？

每年当梅雨到来、紫阳花盛开时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要想起那个案件。

那一年我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。当时，我并没有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一名摄影家，只是非常喜爱摆弄照相机，在大学的摄影部里挂个名。

我父亲是某大贸易公司的骨干，那一年春天被调到阿姆斯特丹赴任，母亲也将一同前往。他们决定将独自留在国内的我寄放在母亲的妹妹、也就是我的姨母家里。尽管我再三提出想去公寓借宿，但还是落入了他们撒开的严密的溺爱网中。

“不能让你自己生活，营养失调很快就会死去！打扫卫生啦、洗洗涮涮啦，你干得了吗？再说也无法知道你去不去学校。在家里时你不就是整天摆弄照相机混日子吗？虽然我不知你在干什么，可净照些花啊草的。”

母亲的说法也未必不对。当画家的姨母如果喜欢独身生活而不肯照顾我的话，也许我真得抱着照相机饿死。

说饿死是言过其实，但每天去外面吃饭或根本不吃饭，那我的内脏或钱包里的钱大概总会有一样变得乱了套。

在从私铁Q线沿线的新兴住宅区，再乘公共汽车往里边走的一个幽静的环境中，姨母盖了一座精巧并带有画室的住宅。她就住在这里，从早到晚面对画布，累了时便放下画笔

弹弹居室里的钢琴。那是一位自由生活的中年妇女，没有人对她说三道四。

不过，对于我来说，我的存在即使扣除亲戚的因素外，做为异性也决非是人们关心的对象。

姨母把我看作是“不可救药的摄影迷外甥”，除了每天提供三顿饭和给我洗衣服外，对我并不怎么关心，好象很理解我为什么要摆弄照相机和入迷地看漫画杂志。

由于这种原因，我在姨母家的生活可以说从一开始便过得很舒心。我有时去大学，有时偷偷懒。或躺在紧靠姨母居室的床上沉溺于无聊的幻想，或站起来环视窗外，看看有无好的拍照景物。每当听见弹得很拙劣的肖邦或勃拉姆斯的乐曲时，我便提起相机去外面闲逛。

那时已经是初夏了。

如果是在暑假，我便能计划去双亲所在的阿姆斯特丹游玩。但距离实现这一快乐的日子，还有使我安不下心来的5月、6月以及7月。

那3个月中，我在那一带来回转悠，寻找着自己喜爱的拍照景物，进行着构思，寻找按下快门的机会。

正如母亲指出的那样，当时的我主要拍摄植物。我要是主要拍摄裸体照的话，真不知母亲能否喜欢。即便她喜欢，大概内心中也会哀叹：太不象个男孩子了。

反正我是根本不想去拍裸体女人，就连不裸体的女人也不想照。同样，也不想拍摄熊熊燃烧的大楼或血淋淋的事故的现场。

我想，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就当一名拍摄高山植物或指定为自然纪念物的野生动物的专家。

原来我曾想过那年夏天去某个高山进行高原摄影，但因

面临着去阿姆斯特丹的计划，只好耐心地呆在姨母家中。

这里终归是东京近郊的新兴住宅区，无论你怎么转悠，根本不会有世界上罕见的植物。丘陵和杂木林经过清理后形成的宅地接连不断，看上去乱糟糟的，到处都在兴修着那讨厌的住宅。“这一带充其量只有一家小小的商场、邮局、妇产医院和高尔夫球场，再就是住宅区、住宅区、住宅区。

各个住宅区里都是除了生孩子就是生孩子，所以医院大概是最兴隆的。那座高尔夫球场是多少年前计划修建的，在那里倒可以伸伸懒腰。

这里既没有弹子房，也没有干净利落的通宵酒吧。仅有的就是一家挂着土里土气招牌的小茶馆，和一间实在无法想象饭菜会很新鲜的寿司店。

我总觉得在双亲回到日本之前，这里不是我可以耐心停留的地方。同姨母一起生活并不怎么痛苦，甚至是非常快活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仍考虑在这种环境下头脑会变得迟钝，必须找个借口搬到别处去。就这样，那一天我闲着无事又出去踽踽了。

不一会儿，我便看到那一家……

准确地说，也许我是首先看到了那些花。从大门到庭院，遍地开满了茂盛的花，这种紫阳花丛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此时正是这种花的开放季节，这种现象本也不足为奇。但是，如此漂亮的花丛却也是不多见的。

这里种植的既有西洋的绣球花，也有日本古有的大瓣紫阳花（这是我后来调查才知道的），两个品种竞相攀比，好象是重合在一起开出的花。

那种绣球花结出巨大球状的沉甸甸花朵，以至让人怀疑这是花吗？日本种的紫阳花则平得象个盘子，排列有序，开

始映出了蓝色、深蓝色、紫色和粉红色，而且各色花的花梢上都蕴藏着一种即将一点一点地变化下去的色彩，实在是太美丽了。

我眺望着那些花，然后又看了看那所房子。这是一座用白装饰漆粉刷了外壁的二层小楼，古香古色，看上去有些富丽堂皇，与最近建起出售的住宅迥然不同。门柱上钉着一块门牌，上面只用复杂的汉字记着户主的姓名。

紫阳花丛的对面，在院落的一角上拴着晾衣用的钢丝，上面挂着的毛巾、手绢和裤子随风飘动，与那房子和花丛极不协调。根据那些陈旧的皱巴巴的衬衣和裤子，我联想到此处住的大概是一对年过中年的夫妇。

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：如果姨母家也是如此漂亮的话，在这里定居也是蛮不错的。

这座宽敞的房子里好象没有孩子，既听不见孩子的啼哭声也听不见喧闹声。洗涤物中没有一件是孩子的衣物，通向院落的门廊中也没有摆着玩具和孩子的三轮车。

所以，在收拾得很整洁的白色房子映衬下欣欣盛开的紫阳花，越发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

我本能地端起照相机，按下了快门。我的照相机里装的是当时在学生中尚属奢侈品的彩色胶卷，我想这大概是一种绝妙的配合。我连续不断地拍着，仅紫阳花的照片就拍了好几张。

按说我同那个家庭和那些花朵的联系至此也就完结了，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打算。

拍完照片之后，我路过商店、医院和邮局回到姨母家。真是万幸，那弹得极为拙劣的勃拉姆斯的乐曲已经停止了。

(2)

从那天夜里起，连续下了两三天雨。这期间我去了大街，顺便到照相馆请人冲洗了胶卷。胶卷冲洗完一看，比我预期的还要好。这大概同我的摄影技术无关，完全是所拍摄的物体实在太美了。

照片上那些花的颜色正处在由蓝色转向紫色，或由粉红色转向蔷薇色的自然阶段上，那由浅渐深的变化与花的数量之多相辅相成，创造出一种非常美丽的色彩效果。

我猛然想到，这真是一个绝妙的题材，如果用彩色胶卷拍它一组照片不是正合适吗？我觉得用几张拍下这种花颜色变化过程的照片组成一组，完全可以拿到秋季大学摄影部按惯例举办的摄影比赛上进行展出。

我知道紫阳花根据其生长土壤的酸性或碱性太小，色调可分为天蓝色系或粉红色系，但却忘记了它们各是什么样的。那家里种植了10来株紫阳花，里面既有天蓝色系的，也有粉红色系的。而且，每一株花以至每一枚花瓣都稍有不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着小小变化。于是，我产生了一个念头：每隔数日便用照相机拍下那种变化，将它们组成一组连续的照片。我决定完成这组作品，并用它作为摄影赛彩色组的参展作品。

一旦打定主意之后，我便急不可待了。这一点也正是我的长处。我这个人决不会埋头于不随自己心意的事情上，但一旦定下自己想干的目标之后，我就会突然变得不顾一切，就如文章中所写的废寝忘食那样。所以，我的身边无论如何

必须有人来照顾，此时姨母便是这种人。我总想一旦何时遇见了合适的女性，一定要娶她为妻。

作为一个男性，这种性格本也不足为奇。我认为，如果是从事某种创作的人应具备这种天性，与其说是必不可少的，不如说是极为珍贵的。不过，要是让我的姨母说的话，这不过是一种单纯幼稚的后遗症而已。

那天午后，当我又拿照相机准备出门时，姨母罕见地从画室的窗户里探出头来，将我叫住。

“喂！你刚回来又到什么地方玩去？打扫一下自己的房间怎么样？说起来那也是你家的一间屋子啊！”

“我不是去玩，是干这个！”

我举起照相机让她看看。姨母突然责备起我来。

“你光干些随自己心意的事，还很坦然！真是个不负责任的孩子！”

“这么说的话，姨母不也是同样吗？”我试着进行了一下反击。“姨母讨厌丈夫和孩子。说是照顾我，不也老是独自一人画画或弹钢琴吗？不是也仅干些随自己心意的事吗？姨母是否也算是不负责任的孩子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我要是个结了婚的家庭，早把你请出去，光画自己喜爱的画生活啦。根本没有人能只干自己想干的事便可以生活下去！我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，做饭、洗涮、扫除房间以及打扫洗澡间和厕所。没有人会喜欢打扫厕所的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自己使用的东西就应当自己打扫。那么，你就应当有所不同吗？所有这些事全都要强迫你干。在家时是你妈妈强迫你干吧？你大概会以你是个男人为借口，可日本的男人大体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才这样的。所以，我说你是幼稚症，除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外，全靠人强迫才能生活。

这不是小孩子气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

我连声应诺着逃了出去。因为姨母有时会痼病发作。

我想，这样一来我所剩下的唯一道路只有在摄影大赛上入选了。如果是这样，姨母也许会改变对我的看法，为我这个年青的天才而高兴，而由她自己去打扫厕所。

我漫步在满是雨水的大街上，向着几天前到过的那所白房子走去。这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，走了不到10分钟，我便来到了那所住宅前。

“啊！”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叹。那些紫阳花都开齐了，非常美丽。

也许多亏了这阴雨的气候，同几天前相比，每朵花的颜色都变得更加艳丽，变成一种很微妙的晕色。几天前的淡蓝色变成了深蓝色，深蓝色变成了紫色，紫色变成了红紫色，粉红色则转向了蔷薇色。所有这些花都在竞相开放着。

我慎重地选择了光圈和速度之后，按下了快门，并在各种角度下拍几张。因为这不是作为成组照片，而只是当作一般纪录照所拍的，所以拍摄的距离和角度都没有固定。

实际上，我在拍摄的当时并没有认真回想一下几天前所拍摄的画面，瞬间便举起了照相机，连我自己也认为拍摄得不很成功。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好，以至把庭院中晾衣绳上的洗涤物等一些令人发笑的东西也拍了进去。

此时，我又仔细地设计起构图来。因为天在下着雨，洗涤物一件也没有飘起来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在二楼的窗栏杆上搭着一条白手绢。只有它是干的。我计划要拍花的特写镜头，使画面象明信片或图鉴那样，并要把建筑的墙壁或窗户作为某种程度的背影加以点缀。因为那建筑物本身就如同图

画一样。

我正准备不顾一切地进行拍摄时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。我不是在拍摄道路旁边开放的任人可拍的花，今后为了拍同样的花必须多次来这里，所以还是先同这家人打一声招呼为好。

就这样不打招呼继续拍摄下去，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这家人发现。如果这家人情绪不佳，也许会以此为理由对我的摄影方案吹毛求疵，那样的话也够我为难的。

为此，我把照相机收入机盒里，然后按响了门铃。

模模糊糊的“吐吐”声在房子深处的某处大概也就响了两下，内线自动电话的话筒里马上传出一个女人吃惊的声音。

“啊，是你吗？”

“啊？”我不由得觉得自己没词儿了。

“是你吗？喂，怎么这么快呀！”内线电话中传出的女人声音变得急促起来，好象十分惊讶。

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正当我无法回答时，眼前的大门突然开了一条细缝儿，里面露出一张女人的面孔。

那个女人瞪大了眼睛，用比刚才更加急促的声音问道：

“啊？你是谁？”

(3)

我一下子慌了神，瞬间只发出“啊、啊”的声音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比较仔细地观察了对方。这是位大约30多岁的年轻女人，长得非常妖艳。眼睛很大，两眼之间有

段距离，长着长长的睫毛。

得知我在呆呆地盯着她，女人这次发怒似地又说了一遍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她好象是在瞪我，可那姿态比姨母的微笑还要漂亮数百倍。

“啊，那个……，我……”由于那女人紧皱着眉头，我感到惊慌失措。“我搬到这儿附近住了。啊，实际上我是个摄影迷……”

我把证据伸到女人面前。

“啊，因为您家的紫阳花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我请您允许我拍些照片。因此就……”

女人呼地喘了口气，重新看着我。“噢，是这事啊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仅拍紫阳花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特意来打招呼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就拍你的好啦。他爸爸一定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些花都是他爸爸精心侍弄的。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

我的话音刚落，那女人又心神不定地大喊起来：“你走吧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行啦，你赶快回去吧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光拍花还可以，拍完了就赶快走，不要在我家周围转来转去的！”

女人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。这可真是个女人毛病发作的

下午。

“对、对不起。”

我慌慌张张地向后退去。

就在眼前的大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时，女人的身体距我特别近。她穿的是一件白底上有蔷薇花图案、下摆很长的宽松连衣裙，脚趾甲涂得血红。

我在我心中的胶卷上拍下了这个女人的容貌，连同她身上飘出的强烈的香水气味儿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真成了一台性能极好的最新式照相机，只不过拍出的照片不那么清晰而已。

后来我便向姨母家跑去……

一股怒火冲上我的脑袋，一会儿便觉得怒不可遏了。确实，突然去拜访人家也许是有些不妥，但我并没有干出什么失礼的事情。我还打算尽量尽到礼仪，得到的却是象被人看不起似的结果。那女人就象是在强行解雇人，口中大喊着：

“快走，快走！”把我轰了出去。如果知道会受到这种虐待，我真没必要特意为拍摄花丛一事前去给她打招呼。

我紧咬着嘴唇继续跑着。

途中，一辆小轿车从医院侧面全速开了出来，紧擦着我的身边飞驰而去。尽管我有点心不在焉，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几乎要跳了起来。我越发怒不可遏，回过头来大骂道：

“混蛋小子，你留神点儿！”

汽车卷起水洼里的泥浆，耀武扬威地开走了。

就这样，我回到了姨母的家。待倒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之后，这种激愤情绪才稍稍平息下来（姨母好象是在画室或厨房里，反正没有出来，这真是万幸）。

冷静下来之后，刚才那女人的姿容奇怪地又从我心中浮

现了出来，而且非常清晰。就象是相纸浸泡在显影液中，画像渐渐地显示出来一样。

我首先想起，那女人实际上是进行了漂亮的化妆，那长长的睫毛或许是假的。再有那身穿戴……白色带蔷薇花的长摆宽松连衣裙……至少是一般家庭主妇在自己家时的打扮……

我不太了解女人的打扮，我母亲姑且不论，即使跟我最近尽管讨厌还得老见面的姨母比较，刚才那女人确实要比姨母会打扮。我不得不承认她是位美人，而且很具有魅力。

说到姨母，她比我母亲年轻得多，才 30 多岁，也就和刚才那个女人年纪差不多。然而，当她一个人画画儿或弹钢琴、扫除或洗涮时，即使让我这个外甥来看，那姿容也只能说是完全失去了魅力。

对啦，我母亲在什么时间也讲过这话，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忠告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在为了让姨母照看我，我母亲带着我来到这里，作为亲姐妹她们无所顾忌地闲聊时谈起来的。

“喂，你就象个少女一样，打扮打扮怎么样？”

母亲说完之后，姨母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回答说：“真是太让你操心啦！我同姐姐可不同哟。我要是也象普通女人一样，丈夫每月按时交来工资的话，处境就会不一样的。我要是打扮也就在正经外出时，平常就这样头发蓬乱地工作。”

后来我母亲就象是做我姨母的母亲似地露出满，说：“不过，你可是个女人啊！画画儿的人不是首先就得具备审美力吗？”等等。

姨母把这忠告当成了耳旁风，无论何时见到她，似乎都

无法判断出她是男是女。又肥又大的工作服上抹得净是颜色，有时脸上和手上也粘满了颜料。她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画画儿，而那些画真无法让人相信何时能卖得出去。

同我所喜爱的拍摄不同，姨母喜欢画的净是些含义不明、意图不清的可怕画儿。全是些奇怪的抽象画，一些由三角形或四角形交错着，缺着一半的人脸占满了整个画布。

总之，不仅是我，任何人也不得不承认刚才那女人虽同姨母年龄相仿，但因打扮得漂亮而更具有魅力。

话虽这么说，但普通的家庭主妇会在大白天里就化着浓妆，以至还带着假睫毛，并且穿着介乎西服裙与睡衣之间的连衣裙吗？

况且……我突然想起来了。

那女人第一次对我敲响门铃时间不容发地所做出的反应，是通过内线电话说：“啊，是你吗？”

而且在我不由得没词儿之时，她接着又马上说：“是你吗？喂，怎么这么快呀！”

没错，那女人是在等待着某位客人。

那应当是个按约定距我敲响门铃不长的时间里即将来访的客人。那女人把我敲响门铃当成了那位客人的到来，虽然知道稍稍有些早还是开了门，所以见到我后很狼狈。不过，当听完我讲的事情之后，她完全放下心来，并有点看不起我。至于后来她又急急忙忙地撵我，大喊：“你赶快走吧！”大概是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了……

如果是这样，那女人如此撵我走也许不算是特别失礼。不过，尽管如此那种态度恐怕也有点不合常理。

我根本没想过要进那家里坐坐，也不准备进行长谈，那女人应当察觉出我是准备马上离去的。况且，就算万一客人